

前段时间我在和原项目部的同事聊天时,偶然提起老谢,引起了我的一段沉思。我因工作调动已离开原来项目部多年,但老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2014年8月,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后,我同一起入职的5名新同事,乘火车前往位于河南平顶山的孟平铁路二线工程项目部。列车疾驰,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飞舞起来。刚出火车站,天空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小雨驱散了夏季郁滞的热气,街道与树木被冲刷一新,空气清新而明快,城市的喧嚣也在此刻静寂了下来。

在项目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事们逐渐熟络了起来,老谢也慢慢步入我的视野。

老谢,原名谢建军,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安质部长,个头不高,因为经常顶着烈日守在现场的缘故,太阳在他脸上留下黑红色的印记。他时常穿着一件橘黄色的安全员防护服,头戴一顶橘黄色的防护帽,背着一个深绿色的工包,五十多岁年纪,操一口浓浓的湖南口音,偶尔嘴里还会嚼着块槟榔,走起路来像一阵风。听其他同事介绍,老

筑路情怀

□ 王凯辉

用脚步丈量项目长度

谢这几年就要退休了。

从负责安全工作伊始,他就把消除工地安全隐患、实现生产“零事故”当作自己的追求,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项目的长度。

因我负责项目部宣传的相关工作,和老谢接触的机会不少,每次要做安全提示牌等标识牌时,老谢总会提前找到我,告诉我做成什么样、长宽几厘米、用什么材料。等我整理完后,他还会拿起我记录的小本子仔细核查一番,然后还不放心地叮嘱几句。

项目部的大忙人不少,老谢也是其中一个,在办公室里很难看见他。用同事的话来说:“他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往现场的路上。”起初我还觉得有些夸张,直到有好几次去现场拍照,总能

看到老谢的身影,但往往是刚跟他打过招呼,他又匆匆赶往下一个工点,走起路来的确像一阵风。因为经常在现场,老谢总是赶不上饭点,食堂做饭的师傅也总会习惯性地给老谢留饭菜。

有顺风车去工地的时候,老谢就蹭个方便车,没有车的时候,他就自己骑自行车去工地。因为天天上工地,风里来雨里去,时间久了,新买的自行车也骑坏了,老谢只好步行去工地,慢慢地,老谢的鞋子也磨坏了好几双。后来,项目部买了辆电动自行车专门供老谢使用,老谢手里拿着车钥匙高兴得不得了,笑呵呵地说:“以后我去工地就方便了!”

一次,我在第二架子队负责施工的

现场报道封锁施工,有一座2米多高的涵洞已经被完全挖空了,只留下铁轨和水泥枕木横亘在涵洞两侧,走在上面一不小心踩空就会掉下去。我带着相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只在瞄准后才慢慢腾腾地挪出一只脚来,等前脚踩实了才继续迈另一只脚,生怕一不小心踩空,那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枕木间的距离竟然会有这么宽。这时,不知道老谢从哪里冒了出来,从后面走过来快速超过了,我,只见他回过头来笑呵呵地对我说:“小王啊,你这是第一次走架空的枕木吧?没什么好怕的,放心走,多走几次就习惯了!”

项目部负责施工的线路全长42.8公里,主要工程量有桥梁6座、框梁桥46座、涵洞103座、改建站场4个,点多线长、涉及面广,施工安全压力巨大,老谢更是为此忙碌得不得了。在既有线路段内,老谢每天都要顺着铁路走好几遍,直到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才离开。老谢的微信运动更是动辄几万步,每天都是牢牢占握排行榜第一位,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无一不感到惭愧。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三公司

季节物语

□ 何子健

初冬杂忆

刚过立冬,江淮地区的“三秋”就正式进入尾声了。北方立冬后草木凋零,白雪皑皑,农作物和人一样,开启了漫长的越冬期。老家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往往立冬后会有关短暂的气温回升期,被称为“十月小阳春”。

故乡的冬天从来都是红火和热的代名词。冬日骤然回暖,这是令人很惊奇的现象。依稀记得老屋前有棵桃树,结完果实后会沉寂半年。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大枝条上就悄悄打起了花蕾,颇有点春归大地的快感,恨不得脱去厚厚的袄子,在这日头里快活地洗个澡。小时候,奶奶常常笑着说:“仔哟!这老天也许是翻错了日历,过几天你背上还要起痱子呢……”

阳春季节对于农人来说是为极宝贵的。大多数农人会趁着这暖和的天气抓紧翻晒从地里收回不久的粮食,以便冬藏。也有人趁着这点儿空闲缝隙补种冬麦、油菜,积肥,修渠。记得那时候,我周末从没睡过懒觉,天刚露白,就被叫起来去田里撒肥,我一边抱怨村里为什么给我家分这么多田,一边不情愿地将肥料从田这头撒到那头。爷爷干到半晌总会点起一袋烟,呷一口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我们靠天吃饭,靠蛮力吃饭,你要知道农活不易,就要发狠念书,珍惜粮食。”我那时候小,常常听得不耐烦就装肚子疼

躺在奶奶放在田埂的衣服上,用帽子盖着脸,迷迷糊糊睡到爷爷喊我:“懒汉,回家吃中饭了。”这才慌忙爬起,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跑。

记忆中奶奶到了这时候就会从河堤上挑回一担担打霜的白菜,除根,洗净,晾晒好,放到比我还高的大缸里,制作腌白菜。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打老脚站在缸里面踩,那时不懂得腌菜压实的原理,只知道这种简单的劳作有满满的成就感,并乐此不疲。后来想想,那种快乐是真正纯粹的,让人难以忘怀,也是我们常常感慨越长越大越孤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想,生活还是要简单点,简单即快乐!

忙完了一阵子,老天爷等不及了,一夜就变了脸。一夜之间,枫叶打着卷被吹落,门前屋后都是“光杆司令”,在狂风中发出簌簌的声音,树枝上几个鸟窝在寒风中摇摇欲坠,仿佛一夜间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往日的容颜,变得沧桑、瘦骨嶙峋。因为人们知道,百虫蛰眠,万物凋零,真正的冬天来了。

天闲人不闲。农人的时间观念很强,趁着不能下地,在家收藏好越冬的粮食,备足柴火和粟炭,杀猪宰鸭,做豆腐熬糖,纳鞋底,炸米,各做各行,好不热闹。在日渐寒冷的日子里,故乡和我永远连在一起,守护着那一炉心中的红火。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

亲情似海

父亲的碗

□ 韩斌

白底镶着青花,沿边豁了个口子,叠放在家中橱柜的最下层,看上去毫不显眼,却又总是惹得我时不时地朝它看上两眼——这是父亲的碗,从我记事起,他便一直用这只碗吃饭。

自从父亲退休后,一切都变了。那天中午,我从中铁十四局建筑公司西安安置房项目部的工地赶回家,到家时已经临近下午两点,匆忙放下手中的行李准备上桌吃饭,只见桌上摆满了饭菜,却无一人动筷子。我朝妻子望去,她心领神会地说:“妈妈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我一边像往常一样拿起父亲的那只碗,放到他的面前说:“都这么晚了,以后可别等我了,你们先吃就好。”话音刚落,还未等我摆好碗筷坐下,母亲将父亲面前的那只碗放到了我的跟前。我十分诧异,因为在此之前那二十三年,父亲都是用这只碗吃饭、喝汤的,虽然不过是一只寻常的碗,也并没有刻上谁的名字,可在岁月的流逝下,我早已将它看作只属于父亲一人的东西了。

“医生说你爸血糖高,他现在年纪也大了,不能吃太多,这碗太大了,你用!你坐了这么久的车肯定饿了,快吃吧!”母亲的这番话并没有打动我,一时之间,我还是未能接受饭桌上这小小的改变。我又朝着父亲看了看,当两人的眼神交汇时,他挥挥手,淡淡地对我说:“你吃你的!”说罢,他拿起手边的筷子夹起桌上平日最爱吃的花生米,慢悠悠地朝口中送去。我也没有再说什么,拿起父亲的那只碗开始吃饭,一切看似以往相同,可我知道,已经大不相同。

后来,每次吃饭我都是用父亲的那只碗,拿起它时,许多往事总会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记得小时候,家中生活较为穷困,差不多每天三顿饭都是喝粥、吃菜,只有父亲从工地回来或者逢年过节时,母亲才会炒几个像样的荤菜,这样的饭菜当然是我最期待的。当母亲将菜端上桌后,父亲总是会倒上一杯白酒,慢慢地喝着,一次抿上一点儿,而我总是会吃得特别快,待我和两个姐姐快吃完了,父亲才会一口气将杯中的酒喝完,并用那只大碗开始吃饭,这时候桌上的菜已经见底了,可父亲却总是高兴地说:“就是喜欢看你们把饭菜都吃完……”

不知不觉间,父亲老了,他就像一棵经历了一场大雪的小树,雪花染白了树冠,也压弯了脊背,终于卸下了背负已久的担子。

妻子在生产前的那几天持续发低烧,为了避免受到妻子的影响,女儿出生后,医生就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按时给孩子喂药。一天,全家人都有事要忙,喂孩子吃药的事情不得不落到父亲的身上,可平时家务活都干不利索的父亲怎么会照顾小孩子呢?基于这样的担心,我和母亲忙完后连忙往家里赶,推开房门,只见父亲正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放在床上,轻轻地盖好被子,继而转过身拿起平时看报纸用的老花镜,对着药水瓶的刻度,缓缓地将药水舀出,倒进他专门为女儿买的小碗里。我未曾见过父亲如此细致的模样,那架势仿佛是要将药水的用量精确到纳米级别一般。药水兑好后,他又转过身缓缓地抱起女儿,轻声细语地哄她吃药,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喜悦……

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碗,我拿到厨房洗干净放到碗柜里。看着眼前一大一小两只碗,心中不由得涌出了万般感慨。父亲老了,他把大碗交给了我,把家庭的责任传递给了我,又拿起了小碗,拥着我们的孩子,将无尽的爱传递给她。

这碗,承载着三代人的故事,也承载着我们一家的深情。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建筑公司

越来越觉得,我和儿子佑佑真是太幸福了,我们的童年拥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在外公、外婆的宠爱下度过美好的童年。

佑佑早就吵着要吃汉堡包,这个周末正逢双十一,我和老公便将他和我母亲从老家接到市里,一起感受下“节日”的气氛。第一天玩了一下午,小家伙兴奋得直到午夜才入睡,第二天起床后我本想想着去趟超市,买点菜和生活用品,中午在家吃饭,没想到母亲亲来了一句:“来了不是为了在你家吃饭的,是想要佑佑玩得开心。”这让我一直以来对母亲的印象发生了变化,以往每次我要带她出去吃饭,她总是会问:“外面的饭又贵又不卫生,还是在家吃吧”。我为她突然的“开窍”感到既诧异又惊喜,尽管她只是为了宝贝外孙。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佑佑在视频中举着一摞积木向我“炫耀”,原来是母亲把我舍不得给他买的玩具买回来了,用我母亲的话说,那些塑料的东西怎么也不值几十块钱,然而她在付钱的时候比她买2块钱的豆腐要痛快多了。她有时候会批评我父亲给佑佑买的玩具太贵、不实用,玩两下就坏掉了,这样看来他们也是“半斤八两”。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和外婆。小

的时候,外婆家门前正月初八会唱大戏,整条街道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坐在外公的脖子上将这盛况一览无余,遇上卖元宵的小贩总要停下来吃一顿,用小竹叉扎起黑芝麻桂花味的元宵,吃完后嘴边一圈黑色的“胡子”,来不及擦干净便被不远处琉璃瓶的清脆响声吸引蹦跳着跑开了。

到了我12岁本命年的那年,有一天起床后外公对我说,“赶紧收拾下吃饭,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在外公的自行车后座上扭来扭去,对将要到的地方充满了好奇。

下车之后,只见门外摆着一排崭新的自行车,在外公的帮助下,我挑选了一辆最喜欢的,外公还特意让店家加了前筐。我骑着我心爱的“坐骑”,迎着和煦的清风,在乡间小路上绕着“S”形路线踏上归途。后来外婆为我的爱车亲手缝制了座套,我骑着这辆套着“土里土气”座套的自行车从金钗之年成长到花信年华。

时间总是推着人往前走,记忆中的童年却一直都很清晰,大椿树下抓沟蛙象,门前石子上赶鸡群,吃元宵、吹口哨,大戏台前睡觉。我和儿子的童年虽然迥然不同,但是外公、外婆的爱却一直相伴,如影随形。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勘察设计院



非洲灰鹤

齐晓景 摄

峥嵘岁月

□ 王晓蕾

文工团人物篇

今年,是我圆梦铁道兵40周年,也是铁道兵70周年诞辰。我们这些文艺战士,虽然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每年都会去铁道兵施工的最前沿,为官兵们带去欢笑和精神食粮,为铁路建设作贡献。

1984年,铁道兵在大裁军中脱离了军队编制,集体转业,文工团战友有的成了电视台的导演,有的去为译制片当配音,或是去艺术学校辅导学生,一时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培养热爱表演艺术的孩子。但是大多数留在了企业,继续勤奋工作,各自都作出了成绩。

话剧队分队长袁德旺

如今已是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国电视艺术家袁德旺,12岁就进了铁道兵文工团舞蹈队,上世纪50年代参加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周恩来总理还拥抱着他。他多才多艺,不但会跳舞,还能唱京剧、演话剧。

1983年,他转业去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任导演,先后创办了《文化视点》和《朋友》栏目,执导过3届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出任1997年和2004年春节晚会总导演。1997年香港回归,他为了突出这一重大事件,特邀诗人韩静霆写了一首贺岁诗,并把该诗作为迎接新年钟声的重要串词,为整个晚会增添了浓厚的喜庆色彩。2001年,他担任庆祝北京申奥成功晚会《奥林匹克情》总导演。作为《综艺大观》的总导演,他制作综艺节目千余个。他曾担任庆祝建国45周年天安门焰火晚会的总导演、东南卫视和东方卫视春晚总导演。在他参与制作的百余部电视文艺作品中,有30部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并荣获首届全国电视文

艺“星光奖”最佳编导奖和成就奖。由于袁德旺少年参军,电视台上台至台下至普通人均称他为“老同志”。遇到记者采访,他总是自豪地说:“我是铁道兵教育培养出来的,央视给了我机会,但我永远是一名铁道兵战士!”

退休后,袁德旺继续发挥余热,出任天津卫视《声震八方》节目的艺术指导。目前,他正在筹备2029年南宁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开幕式活动。

模范夫妻郭世辰与赵金琳

郭世辰和赵金琳,一个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过表演,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们在话剧团都出演过重要角色。集体转业后,郭世辰调入央视国际部任导演。几十年的辛勤耕耘,3次荣获全国译制片“飞天奖”;3次获中国广播影视学会译制片节目一等奖;4次在全国译制片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曾发表论文数篇。

妻子赵金琳集体转业时,留在了铁道兵“善后”工作,闲之余,去中央电视台为上百部译制片的不同角色配音。她在影视班里为学生上表演课,经她的辅导,多名学生考上了艺术类专科学校。她最得意的女弟子王笛,考上了电影学院。最近,王笛被聘请为2018米兰中国国际时装周模特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评委,同时获美国

假期我带着6岁的儿子回东北老家。临行前,向朋友借来这本《瓦尔登湖》。那时,它正静静地躺在友人的书柜内,因裹有一层塑料薄膜,所以还未曾沾染一丁点儿尘埃。朋友说“书遇有缘人”。

走进《瓦尔登湖》,我认识了梭罗。了解梭罗先生一个人如何与孤独结伴。徐迟在序中写道,读《瓦尔登湖》一定要去一个山名水秀,未受污染的地方,就在那样的地方,便是更相宜。并且,最好先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开这本书。这便是我此次回家来读《瓦尔登湖》的用意。孩子扔给了父母,我只负责读书。

晨光熹微,趁着蚊虫还在草丛里酣睡,只要我不过多惊扰,我的血肉还是安全的,我可以放心地捧着心爱的《瓦尔登湖》走进森林,走进大自然。

在森林中,在东北这座清凉的小山村,在鱼塘的岸边,有父亲亲手建造的3间小屋,如同《瓦尔登湖》梭罗的小木屋一样,距离任何邻居1英里。与梭罗不同,父亲在建造这间小屋时得到了村里亲戚朋友的帮助,尤其是宋家的大爷大娘一直忙前忙后。大爷说:“你父亲真能干!木工、电工样样精通。就连这栋房子里的5扇铁门都是他亲手打造的。”对此我毫不怀疑,小时候我曾目睹父亲一砖一瓦搭建起一栋房子。

这片森林,是早些年村民集体出工栽种的,森林西边紧挨着父亲的3个鱼塘,鱼塘加起来有近百亩,虽不及瓦尔登湖61英亩的四分之一大,却是方圆几百里范围内最大的水源点,也有着深绿色的水、芦苇,更引来野鸭、水鸟的光顾。鱼塘四周有上千棵杨树,这些树是在儿子出生的那年春天,爱人带着乡人种下的。6年来,它们吮吮着鱼塘肥沃的甘露,每日在朝阳下伴着风儿起舞,如今个个挺拔粗壮,已经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是一段何等惬意的时光。山坡上,森林中,我静静地躺在父亲为我系好的吊床上,脚下有母亲为我送来的草垫儿,我的思想驰骋在《瓦尔登湖》的海洋中,充分享受阳光雨露,任微风吹拂我的面颊,任雨水淋湿我的衣襟。

晚饭后,我穿戴整齐,拿起钓竿走近鱼塘。鱼儿的脊背如黑色精灵般在水里蹿动着,它们的尾巴给夕阳下的水面点出了许许多多的水窝儿。我迫不及待地在水深3米多的地方抛了锚,离岸约五六米远,有时会有几十条小鲫鱼和鲤鱼围绕着钓竿,仿佛这细细的钓丝将我与水下这些小精灵们连接起来,进行亲密的对话。而我则静静地,一动不动,像一只鸭子,或一张漂浮的落叶,沉思着它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慢慢地,伴随着微弱的颤动,我有些迟疑。到后来,拉起钓丝,而一条个儿稍大的鲤鱼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把我的钓竿拉到了半空中。就这样,一个傍晚,伴随着山雀的啼声,我已将明天的食材准备好了。

夜晚来临前的那一刻,我抱起昏昏欲睡的儿子来到堤坝上,仰望星空。无数的星光在漆黑的夜幕下闪耀,那是遥远的星系云团在向人类召唤。儿子的眼睛瞬间睁大了,兴奋不已。月光倒映在池塘里,微风荡漾的水面在月光下泛起美丽波纹,鱼儿也趁此嬉笑打闹着,不时会跃出水面。仔细听,在鱼儿聚集处常有你从未曾听到过的窃窃私语声。

这里的一切因鱼塘而起。房屋、堤坝、森林、芦苇还有远处时而飞来的绿头鸭。鱼塘便是父亲的瓦尔登湖,也是我的《瓦尔登湖》。谢谢家人,友人,以及梭罗先生。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

大路歌台

冬! 别有洞天

□ 张鹏

寒风摇曳着枝头的金盏
希望能擦出快如闪电般的飞毯
一旁掉落的火花 瞬间变成纸片
可在飘落的纸上
画不出你当时的容颜
随风飘舞吧 理想的帆
随雪游荡吧 起伏的山峦
舞动的衣袖擦拭着额头的汗
高山峡谷梦绕魂牵

冬日里储存着春的温暖
滴水成冰 只是隧道的外边
在那掘进的掌子面上
工友突击大干的热情
怎么能让你徒手取暖
机器震动着时间的尘埃
枪梭转动着打开枝上墨绿的芽瓣

春去了 夏来
夏热了 秋还
秋凉了 冬暖
请握紧狂飏的西北风
让热血灵魂 绚丽地开在冬天

大山中尽是蜿蜒
我还能否走进这心墙
静静地抚摸梦境中的彼岸
图纸上并不都是六字箴言
千难万阻汇集成一个圆
山高于云外 水长于天边

闪烁的火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像是把自己燃烧成跳跃的火焰
夜睡了吗
震耳的炮声是你的鼻鼾
我只想在你一夕间
穿透那厚厚的被
把自己再一次完美归还

夜慢慢变蓝 梦慢慢缩短
越过四季的时间
在成长的岁月里
用青春来祭奠攻克乃还
风依然在刮 雪变得狂乱
在这灵动素裹的世界
冬 别有洞天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四公司

摄任务,为宣传铁道兵作出了贡献。

1997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举办小品、戏剧大赛。我写了一个小话剧《除夕夜》。张保华和曲红担任剧中的男女主角,冯永田担任导演。由于他俩的精彩表演,我们获得了一等奖。

后来,我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以《京九男儿情》的剧名参加北京市第七届“群星奖”(北京地区)选拔赛,我们夺得了创作奖和表演二等奖,拿到了市文化局、北京群众艺术馆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状。我们在一起搭档,为企业赢得了荣誉。

退休后,张保华参加了社会上的合唱团,曲红返聘居委会一直工作到现在,是我们文工团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她组织的社区文体活动十分出色,参加过多项比赛,多次获得海淀区和街道的大奖。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机关离退休职工管理部



电视剧《五百二十七级台阶》剧照